

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三

餘姚翁元圻載書

詩

元圻案鄭畊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毛詩二十卷經註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字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

原注

失其初學記二十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

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

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

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

程子明道曰毛萇

最得聖賢之意

元圻案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陸瓌詩

草木為獸蟲魚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卜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

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初學記

之說似本於此 經義考卷一百毛氏萇詩傳下引集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今觀其書所釋鴉鵲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頤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

慈林案漢書儒林傳毛萇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不  
言其為大毛公小毛公之說其  
詩傳則與其所謂先公者不  
無相背又志和詩亦但云有  
毛公之學字有謂子夏所傳而河  
間獻王好之似與氏字不無有  
謂大毛公者唐虞士儒為在  
師承自無甚訛然與氏字不  
無相背又志和詩亦但云有  
毛公之學字有謂子夏所傳而河

孫氏起祖實爲陸侯公世傳毛  
 傳乃爲毛長祚孫孫後陳惠儒  
 林傳云起人毛長傳孫是毛先  
 詩及陸老毛詩三字卷漢石闕太  
 守毛萇傳等詩並故鄭康成  
 詩譜及陸玑玉函書木疏所  
 云明作詩傳者毛也非毛長祚  
 或元恪謂毛公輯遺書得萇其  
 云云予謂毛公未必不宗望云見  
 於漢書作詩傳者是言毛萇  
 終未可定至張茂先傳之意  
 楊氏等蓋爲此兩相與清志所  
 謂石闕太守毛萇則更不知  
 所據何書矣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

則已失其義矣趙岐注云高子齊人

云高子齊人

原注謂禹之聲尙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則已失其義矣趙岐注孟子云高子齊人原注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何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之是非漢儒之爲詩皆高子也全云何說

過矣程子何以稱毛公哉○元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徐整云子夏

授商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

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又曰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

卿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高子者不知何人公

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

則彼是也李王毛詩集解三十九李透仲曰絲衣之詩釋祭之樂歌也高

子謂祭靈星據釋祭行於廟門之外豈復祭靈星耶高子與孟子同時小弁

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爲小人之詩若高子者非惟失之於小弁抑亦失

之於絲衣矣竊謂靈星之祠無所經見惟漢高祖郊祀志云親詔御史令天

下立靈星祠注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星見而祭之高子所謂

靈星之尸豈謂此耶大抵高子之學失之固陋其見於孟子有二一則公孫

丑所言是也其二謂禹之聲尙文王之聲余兄靜軒先生曰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嚴然元默而吉祥受福蓋本於高子朱竹垞經義考卷一百書齊魯韓三家詩後以定之方中注仲忍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答張逸問曰仲梁子魯人當六國時又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則魯之說詩者不如於此也然衣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為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

全云東萊先生作

引陸璣

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剋皆誤

元圻案釋文序錄曰一云子夏

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呂成公讀詩記論訓詁傳授引陸璣草木疏曰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并傳其太子戊安得親受詩於子夏其誤顯然三箋屬繼序清讀詩記所引自可信今本陸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則割裂正史儒林傳及釋文序錄為之不知出何人手其語誠然然以讀詩記引之為可信則偏矣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其說以小序為主陳振孫稱其傳錄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裁貫串加出一手魏了翁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又毛詩草木

鳥賦魚疏二卷吳陸機撰釋文序錄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末附四家詩源流而毛詩特詳困學紀聞議其誤以曾申為申公王柏詩疑亦詆其所叙與經典釋文不合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

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語呂與叔謂詩之六體隨

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案程子說呂成公詩說拾遺引之讀

詩記一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幽雅幽

頌之說然朱子大田篇傳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幽雅夏耕篇傳

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關頌亦未

知是否也原注呂成公云關雅頌恐逸○元所案周禮存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云言實聖治道之遺化

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與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

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孔穎達詩大序正義曰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厲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

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  
則雅頌亦同之朱子曰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  
是作詩的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的故謂之三緯讀詩記一論六義  
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兼有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  
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  
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  
甫作誦陶風七月箋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陶風以介眉壽以上爲陶  
雅萬壽無疆以上爲陶頌正義曰春官箚章云仲春犴鼓土鼓吹陶詩以迎  
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新年於田祖吹陶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  
蜡則吹陶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陶風明  
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案鄭康成箋陶詩  
以應廟箚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陶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陶  
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陶頌此漢唐相傳之說而程子亦以爲然也至宋而  
解詩者衆或謂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  
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等篇是陶之雅思文等篇是陶  
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間嘗考之楚茨專言廟祭甫田有新雨  
之文似有合矣然周禮言飲國雅擊土鼓而不言有琴瑟之樂大田詞主報  
賽非以言祈至思文爲配天臣工爲戒田官噍噍爲成王後詩惟豐年載交  
夏報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無文以證其爲陶朱子既無定論則鄭  
箋引周禮以解陶詩似尙爲近古况周禮出於西漢鄭氏一門具有傳承其  
說或非無本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

元箋唐孔穎達疏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  
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為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為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  
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  
也鄭氏六藝論曰註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  
意使可識別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旁如今人之箋記積而成帙故  
謂之箋無庸別為曲說也

逸詩篇名若狸首

原注射義

驪駒

原注大戴禮漢書注

祈招

原注左傳○見昭公十二年

轡

之柔矣

原注左傳周書

皆有其辭唯采蘋

原注周禮

河水新宮茅鷖

鳩飛

原注左傳

無辭或謂河水河水也新宮斯干也鳩

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

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

兮是也愚攷之周禮

大宗伯

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

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

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原注論唐棣之華之類○元圻案禮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舉周禮春官鍾師諸侯奏鍾首大戴記投壺命弦者曰請奏鍾首鄭康成周召南譜曰今無鍾首周諸侯並備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漢書儒林傳詔徵王式爲博士時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公嫫式謂鼓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君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注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顯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襄公二十六年左傳國子賦善之柔矣注云逸詩見周書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汝不爲夫詩詩云馬之剛矣善之柔矣馬亦不剛善亦不柔志氣應應取予不疑周禮春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注鄭司農曰采齊肆夏皆樂名或曰皆逸詩又夏官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使工爲之詠采鳩注逸詩名刺不敬之詩又昭公二十五年賦新宮正義曰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辭義皆亡儀禮燕禮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又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倍公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賦河水注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晉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鳩飛小宛之首章也又公子賦河水韋昭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朱子斯干集傳曰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卽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周禮大宗伯注風師其也兩師畢也正義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兩師畢也歐陽公曰爾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鄭風君子惜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為急之害故句刪其字也禮記檀弓原壤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陸氏僂曰此其狸首之詩歟其所謂大小莫處御干君所其詩中間之詞賦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干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邱光庭兼明書有補新宮三章茅鴟四章逸周書世俘解篇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奏崇尚生開三終孔晁注明明崇尚生開皆詩篇名案此三篇不知其為逸詩耶抑夫子所刪也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

之蔡邕未詳所出

元圻案宋范氏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

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張規同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經之首惠氏九經古義引王氏此條云云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謂詩云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墮侶但願周公妃以窮究防微

消漸詎論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邕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後漢書文苑傳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有文才又善草書

鶴林吳氏

金云名泳

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何云凡詩

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獨興之一體也蓋必誤會興於詩之義而妄云者

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

六十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

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

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

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

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類弁一詩而比興賦兼之

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

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

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原注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元圻案朱氏經義考吳氏詩本義補遺宋志一卷佚因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云云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卽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全謝山曰吳氏名泳案宋史列傳一百八十二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仕至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終寶章閣學士知泉州所著有鶴林集然則其在朱子之後詩本義補遺非其所著也 胡致堂與李叔易書曰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唯河南李仲蒙之說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蘊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反情性情性可攷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舊見叔易要見此說故錄以奉呈 葉石林避暑錄話下李育字仲蒙吳人馮謫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

太史公

十二諸侯年表序

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

與趙子直書

謂三家

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說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

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

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原注晁景迂曰齊魯三家以關雎為耳

卷耳鵲巢采繁采蘋鳴虞鹿鳴四牡皇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

說是賦其詩者閻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

云毛公詩出荀子荀子趙人毛公魯人而韓嬰乃燕人也毛公何藉韓詩哉

艾軒說謬○元斯家傳文序錄曰漢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號曰齊詩齊

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號曰韓詩漢書

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字禮之因以起家遂書得十餘篇

蓋尚書茲多於是矣安國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史記五帝本紀黎民如飢集解徐廣曰

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惟刑之謚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

謚靜也歐陽公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

士龍浪語集二十四答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以康王晏朝將以為據晉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閔雖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

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

也

全云附會不謂艾軒亦作此嚙語○元圻案通志昆蟲草木略序曰周為河洛召為雍岐河洛之南潁江雍岐之南潁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譏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屈平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肯直諫艾軒與宋提舉書曰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有之詩并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為得之又一變而為離騷耳與此條所引意同而辭異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

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為至德

元圻案朱子曰免置之詩

核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王氏安石曰汝墳前二章篇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篇於君臣之義王氏詩地理考引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爲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

案此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正義引釋例及

陸氏釋文之說

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

何縣

縣何本作國

恩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

縣西南

周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〇元折案鄭康成

周南召南正義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唐書藝文志正史類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又地理類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允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勗撰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籍因擇取

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

焉

案今張子全書不載此策問

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一詩譜乃

趙彥肅

字子欽號復齋

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

元圻案呂氏讀詩記一呂和叔寄劉凡伯

壽書曰某近與鄉人講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十四詩樂十二詩譜雅詩六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鐘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朱子曰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倡有和倡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起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考其得失云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二經部禮類四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宋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註朱子乞修三禮稿于所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其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卽是書也其稿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案今本卷數與書錄解題所載不同蓋直齋止載朱子本書今本所續二十九卷則黃幹楊復增修也

趙彥肅字子欽號復齋太祖之後常舉進士歷官寧海軍節度推官著復齋易說六卷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

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

全云曹侍講放齊名粹中李莊簡公增

詩說謂齊詩

先采蘋而後草蟲

元圻案鄭詩譜序正義曰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又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經義考曹氏粹中放舊詩說宋志三十卷未見紀聞引曹氏說詩三條皆其說也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所著詩說今四庫書目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

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

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

在王黍離上

何云亦是曲說全云馬永卿名大年劉忠定弟子○元圻案此條是紀馬永卿所著蠡真子第四卷中語

張南軒曰詩固有次叙然不可斷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程子以諸國之風先後各有



義言之最詳以文多不錄

新序

篇

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

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

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

不可以為衛詩也

全云是因王風次衛誤以王之首章為衛之卒章而謬撰此說者

韓詩云

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

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

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於此

元圻

案不可以為衛詩以上皆逸詩補傳之文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尚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元王子富富子辟疆辟疆子德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呂父德任為郎曾子固曰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韓詩黍離伯封作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慙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又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 藝文類聚二十四魏陳思王曹植令禽惡鳥論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譏然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子桑其聲啾然吉甫動念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與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煞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曹傳惡之其真否也案此文無其弟伯封以下十三字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載此論有之 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謂伯奇于吉甫曰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采芣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一人之作

元圻案會子固列女傳目

錄序曰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采芣和舟云云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與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且采芣芣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攝之况夫婦乎乃作芣芣之詩又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又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并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又黎莊公之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其傳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義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躬胡爲乎中露項氏安世家說四按列女傳采芣蔡人之妻作也行露申人之女作也女嫁於魯夫禮不備持義不往也杞柏舟衛宣公夫人作也式微黎莊公夫人作也項人莊姜傳母作也莊姜操行哀情而母救之也大車息夫人作也劉向父子世受魯詩故其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既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二家不復可議因此亦略見魯學之一二故備錄之以應今毛氏序必皆古之國史本文矣

韓文公爲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

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

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諸士丐聽說詩曰甘

棠勿拜如人身案詩記引之無身字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

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甘董氏

引士丐說全唐詩人詩說無傳者今世祇存成伯璵指說數紙耳○元

鵲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鵲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

無害也○梁人之美如鵲在人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姑所以言陸

彼帖兮言無可帖也以帖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拜

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

詩拜猶伐非也程泰之演繁露六篇者斷也勿拜則不止勿翦且不敢屈

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唐語林八卷宋王謫撰書

錄解題云長安王謫正甫郡齊讀書志云未詳撰人謫之名不見史傳是書

雖倣世說而所記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韓文公銘曰士

丐官太學博士其字未詳請詩記三引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作正文復

引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作小註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

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

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

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一百四十平調清調

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下云漢代謂之三調○元所案王肅曰

周南召南諸曰周南召南爲風之正經周公作樂用之齊人焉用之邦國焉

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故耳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

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之樂至秦名爲壽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

箏管更名曰安世樂神來燕享禮樂志作神來燕娛誦古曰娛職也言庶

幾神來燕盛此樂也宋書樂志曰魏侍中繆襲奏安世哥本漢世哥名

今詩哥非世之文則宜改變案周禮註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

往昔議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

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

鑒享之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維往者謂房中爲后妃之哥

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詠燕享無事哥后妃之

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三國志魏劉劭

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注文章志曰襲

字熙伯 唐書杜佑傳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建中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曰安簡先是劉秩摭百家件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其之詩云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

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與

元圻案漢晉班彪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子固字孟堅天子會諸侯

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

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

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元圻案下文曰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衛女行中道處中聖權如

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孟子小弁章趙岐注云高子齊人尹士章注云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是有兩高子也此高子當即

孟子弟子非前十七條所稱高行子也 漢書儒林傳建嬰燕人孝文時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殊然歸一也經典序錄曰今內傳已亡存者外傳十卷而已明王弼州曰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歟序

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

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

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原注

濁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元圻案宋史藝文志一范處義解頤新語十四卷經義考云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 此條所引解頤新語之說見於逸齋詩補傳第十六卷中案四庫全書總目十五詩補傳三十卷舊本題曰逸齋撰不著名氏朱葵傳經義考云宋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朱睦㮮樂堂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云云則此書爲處義所作逸齋蓋其自號也今讀王氏所引解頤語互見於補傳中益可證爲處義一人之作矣 書錄解題十七別集類濁水集四十卷集英殿修撰長安李復履中撰元豐三年進士博學有氣節 經義考一百十九晁氏說之詩之序論一卷存

歐陽公

詩本義定風雅頌解

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

在桓文之後

元圻案鄭氏詩譜序曰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

詩說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殺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始終也

入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

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

調正德所行

今本通卦驗作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政德所行與此文互異惟禮記

月令正義所引與此條同

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

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

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

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元圻案月令仲夏之月正義曰調黃鍾者縣黃鍾於子其以大



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爲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爲鍾革爲鼓石爲磬竹爲管絲爲弦皆有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宏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歷者律歷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鄭定之方中正義曰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祐有常孝孫其來曰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祭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其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日禁用諸田役註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爲其銘若栗氏爲量其銘曰用文惠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凡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錡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讀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誄若子襄之誄楚恭之類故管子問註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誄是也祭祀能誥者謂於祭祀能誥告鬼神而爲言語

若荀假稱河廟贖禱祖之類是也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

案仲梁子亦見檀弓

曰初立楚宮也鄭志

卷上

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

四

書提要曰今本鄭志先師之下多一云字方見先師非指仲梁子

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原注正義春秋

時魯有仲梁懷故有魯人

韓非子

入儒

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

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

之儒

原注史失其名○元圻案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

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

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蔡輔錄八儒即本韓非子惟孫氏作公

孫氏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

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爲祿不諫亦入以爲入宗廟

庭燎以爲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闕按林艾軒亦嘗曰鄭

成以三禮之學勝傳古詩雅與論音外之旨矣○元圻案宋章俊卿羣書考索別集經籍門載李清臣詩論曰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夫詩性情也禮形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案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綠衣之詩鄭氏以爲祿不諫亦入鄭以爲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閒自得於證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庭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爲不設雞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悉舉漢書藝文志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鄭風綠衣小序箋綠當爲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大雅思齊箋文王之祀於宗廟助祭有孝婦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入小雅庭燎箋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宋史藝文志一劉孝孫毛詩正論十卷朱竹垞曰佚歐陽公詩本義賓之初筵論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爲附會詩人之意本未必然李邦直名清臣大名入官門下侍郎書錄解題載淇水集八十卷歐陽公愛其文以比東坡閩注所引林艾軒之說林希遠作嚴華谷詩緝序引之

艾軒

與陳體仁書

云讀風詩不解采芣讀雅詩不解鶴鳴此

爲無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

比興之體

元圻案朱子傳公行狀曰公諱自得字安道濟州濟源人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間爲子弟論說多得

詩人本意

宋史藝文志傳自得至樂集四十卷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

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元圻案周南漢廣序正義曰作漢廣詩者

言廣德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統天不首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卽自詣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

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

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何

此條可爲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之證○元圻案大雅小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箋凡伯周公之允也入爲王卿士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芮伯黨內諸侯王卿士也小雅小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巷伯刺幽王也詩人傷於讒故作是詩箋巷伯宦官寺人內小臣也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議人諸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經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

以虞爲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圃蓋惑於異說

魯詩傳曰梁騶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

不必以騶牙爲證全云牙字古與互通蓋因虞通吾因吾通互因

傳制同手梁騶注傳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之田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傳作梁騶天子獵之田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圃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曰行千里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

駒虞詩歎其仁 史記東方朔傳遠方當來歸義而駒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駒牙 劉芳詩義疏曰駒虞或作吾又曰史之說有得

獸而不知其名者東方朔謀之曰此所謂駒牙者也則漢武時嘗有獻駒牙者矣古者音聲之假借以牙爲吾故朔所謂駒牙則詩所謂駒虞者爾

射義天子以駒虞爲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

乎駒虞歎仁人也周禮大司樂疏引韓魯說駒虞天子

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注引琴操曰

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

墨子三辨篇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駒吾豈卽詩駒

虞歟全云此屬上是一條誤分爲三〇元圻案周禮春官鍾師凡射王奏駒虞註鄭司農云駒虞聖獸正義曰按異義今詩韓魯說駒虞天子

率鳥獸官古毛詩說駒虞義獸白質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駒虞八篇廢不可

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拚羣雅張

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

人

案此據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文選上林賦注三十作二十誤

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

白駒在小雅豳首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

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

劉氏

原父七經

小傳或曰豳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豳

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大雅之材未知

所出

閻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奭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

篇數言也未知然否

程易田云開之金輔之曰尋大戴原文間歌下有史

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誘史賓拾聲歌狹十六字蓋可歌者鹿鳴以下八篇廢

不可歌者七篇商齊可歌三篇間歌史辟以下八篇所謂凡雅二十六篇也

厚齋似未審其句讀

繼序按文當云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

史誘史賓拾聲歌狹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數蓋大戴記投壺後半篇與帝繫篇如表如譜旁行斜上而投壺分上下二格上爲

秦射下為投壺凡雅二十六篇云云分在下格有網有目子目字多益在後  
行當三篇間歌句下元本以縣聯之傳寫脫去七篇可歌三篇間歌皆有子  
目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可以意想皆脫去耳又按伐檀即小雅  
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者杜預傳琴操仍其異文耳○元圻案大  
戴禮投壺原支與王氏所引同惟三篇間歌之下尚有史辨史義云云十六  
字即程氏所引是也四庫全書校本云案史辨以下八篇之名當接於八  
篇廢不可歌句下詭舛在後故屠氏據以正讀朱竹垞曰揖之言以一篇  
為一人鄭譜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  
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口以什其事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  
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精  
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案卷首之篇命之為  
什長則所統之篇即可謂之十人張揖之以一篇為一人亦此意歟張揖  
字稚讓清河人魏太和中官博士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今惟廣雅存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

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

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何云曲沃以  
虐孽而好大

宗三大夫則以庶姓賦臣篡竊六百餘年之建國又豈得並論哉全云深  
寧此說亦本朱子○元圻案詩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朱子辯說曰此詩若非



武公自作以述其賄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隱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 史記晉世家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又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趙魏爲諸侯 朱子綱目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王氏通鑑答問曰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然後有韓趙魏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 武公晉穆侯之曾孫也晉侯緡穆侯曾孫之孫也武侯尙忍於晉侯緡則三大夫何有於晉君俱酒哉出爾反爾之戒深矣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春秋傳謂自黍離降爲國風天

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原注孟子集註

同全云此主變風終陳靈之說 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

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

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與趙子直書 曰

文中子

關朗

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

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

何云採詩之官廢則詩亡也不得以王

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爾後更無詩之說非全云上皇之世六義未備不得以沈疑鄭○元圻案詩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楊龜山先生經說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秦離降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為作也詩亡適在不王之終而隱公之始春秋所以始隱此胡文定之說所本歐陽公曰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須國史不明正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性情性情能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幾於聖人之心矣沈約語見宋書謝靈運傳論康成語見詩譜序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

地理

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

原注李公緒紀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集證李說見

太平御覽

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

來山

原注名尤來

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

地形志 六 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原注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太史公 史記 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

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何云此王氏詩地理攷所由作 集證詩地理攷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卽此所

謂干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水經注派水又東南經干言山唐孔氏曰干沛在郊則言彌蓋近在國外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又元和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在兗州乾封縣今奉

符縣水經汝水條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又九域志襲慶府有新甫山 又

按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漢之柏人縣西北有堯山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西南有發干廢縣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宋之奉符縣泰安府新泰縣西北有宮

山本名新甫山○元圻案隋書地理志中襄國郡開皇十六年置邢州內邱有干言山 王氏詩地理攷五卷今附刻於玉海中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姪 元圻案詩序

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恣者也 周語檜作郇注郇姪姓之國叔姪同姓之女爲郇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山女亡也昭謂公羊

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郇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

關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

月云歲既畢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

故皆以歲言之

元圻案曹氏粹中曰或曰夏日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幽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

鄭注歲早二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箋一孫毓云寒鄉率早寒

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

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元圻案寒鄉寒來早則寒去必晚故孫毓

云雖晚猶寒正得毛傳之意正義疑於鄭志晚寒亦晚溫之語引義說而非之以為非足寒水早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王氏特取孫毓之說益所以破正義之愚守也

隋志毛詩異同評十卷孫毓撰長沙太守

釋文序錄曰晉豫州刺史孫毓字休期北海平昌人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

此兩書經

詩七月正義吳

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

時吳志亦無此語

全云小同鄭康成孫○元圻案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

暑退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僎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當當作說即謂月令也蓋以謂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棗中以言焉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是鄭言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案隋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志六卷鄭元弟子撰後漢書鄭元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元荅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稱弟子追論師說及應答謂之鄭志分受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謂之鄭記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未遠其說當必有徵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定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也此本三卷莫考其山自誰氏康成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

昌書戒子益恩曰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五年春夢孔子告子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昌識合之知命當終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獻帝建安元年歲在丙子五年歲在庚辰故合辰巳之讖吳亡於孫皓在晉武帝太康元年庚子五年甲辰皓死于洛陽時年四十二當生於漢後主延熙六年癸亥距康成之卒四十年成十二年左傳正義亦引鄭答孫皓問不云吳志則七月正義作吳志是傳刻之誤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

又云燐燐火也

朱子謂熠燿明不定

貌宵行蟲名如螢夜行

集傳夜行下有螢下二字

有光如螢其說本

董氏說文

火部

引詩熠燿宵行燿盛光也末章云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元圻案朱子詩傳遺說余正甫曰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

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

東山箋云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正義曰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蠶者之盛飾熠燿字同而訓異故朱子明其不然

呂氏讀詩記十六引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螢而噴下明

如螢故曰宵行朱子蓋取董氏之說而不盡從書錄解題二廣川詩故四

十卷董道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

足以廣見聞續微絕經義考云佚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

道周公之心也

元圻案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班孟堅曰

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見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

復于正

元圻案陳止齋曰風之終繫之爾雅之終繼之召見豈非化之衰者必思聖人而正之與 逸齋詩補傳曰國風終于美周公

二雅終于思召公聖人刪詩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

爲親從仕王哀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

鳴而兄弟同食

何云北史

可謂興於詩矣李栢和伯亦自

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

原注和伯弟擢廷臣成公所謂二李伯

仲此可爲學詩之法

聞按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誦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

此未會獨食○元圻案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中山三年舍人趙倉唐繇北大奉晨鳧獻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

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請晨風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  
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亡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乃出少子勢封中山而復太子擊後漢書周磐傳磐字堅  
伯居貧養母儉澠不充當補詩至汝墳之卒章乃解衣帶就孝廉之舉晉  
書孝友傳王裒字偉先痛父死并命隱居教授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詩林少穎作李和伯行狀曰  
公讀書務求有益於吾心者而不為空言每謂吾於甫田得為學之道吾於  
衡門得處世之方小雅甫田之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傳曰治其禾稼  
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大學殖也不殖將落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可  
以悟進學衡門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  
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夫知足則不辱知止則不殆故可以謙處世  
以成公蔡林少穎文曰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  
先生與二李伯仲資來定師生之分

太史公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

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

風諫

案見文選十八  
補救夜琴望注

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

通典



樂六漢享宴金樂十三曲又樂  
七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金樂樂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

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

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

見太平御覽  
五百七十八

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

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

作諷也

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 全云原注呂氏說與蔡氏說合 又云太史公問古文尙書於孔安國安國

亦爲魯詩學者也則太史公所傳當是魯詩中郎寫石經用魯詩則中郎所傳亦是魯詩○元圻案晉書樂志上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法使創定雅樂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云云 三國志方伎傳杜夔字公良河南人 藝文類聚四十四蔡邕琴賦曰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鷄鳴高桑 逸齋詩補傳詩篇目論曰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馬蔡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詩明矣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

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何

麗澤論說亦東萊緒言○元圻案呂成公禮記說曰舊說宵為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間從容無事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故門人錄於麗澤論說中與讀詩記十七鹿鳴之什下引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宋呂祖謙門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前有祖謙從子喬年題記稱先君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喬年祖謙弟祖儉之子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

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詩集傳謂古

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

之原注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集禮曰鄉飲酒禮疏

○元圻案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

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 劉原父讀亡為無董氏適廣川詩故李氏標詩解黃氏震日抄皆從之張子則謂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名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詩之可習嚴氏聚詩緝從之朱子集傳謂邦飲酒禮燕禮日笙日樂口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遂為定論元劉氏瑾詩傳通釋日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間者擊磬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

小雅采芑毛傳菜也

案陸璣草木疏日薄言采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

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

豐水有芑

大雅文王有聲毛傳

草也維糜維芑

大雅生民毛傳

芑白苗也

白梁粟也

爾雅釋草芑白苗註今之白梁粟正藝大雅生民云維糜維芑

說文芑白苗嘉穀

禮記表

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櫞也杞有三無折我樹

杞

鄭風將仲子毛傳杞木名也正義日四月傳云杞枸櫞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

柳屬也

陸璣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

葉粗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

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

此二詩毛鄭無說

於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棣枸櫞也

小雅四月毛傳文嚴華谷詩緝詩有三

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也南山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  
蘇山木也此詩集於苞杞北山言采其杞四月照有杞檟樹杞也茶有二

誰謂茶苦苦菜也毛傳文陸璣草木疏誰謂茶苦茶苦采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

茶是鄭出其東門毛傳茶英茶也言女皆喪服箋有女如荼茅秀也云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釋文秀或作

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正義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茶萎菜鄉風誰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爲茶蓼即萎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

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言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旃央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

茶然吳語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旃以素甲白羽之燭望之如荼章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茶與此傳意同

蒹茶蓼陸草也周頌正義曰王肅云茶陸機蓼水草然則所出川有原有限故並舉水陸穠草嚴氏詩緝曰鄉風誰謂

荼苦唐采茶云采苦采苦縣蓮茶如飴皆苦菜也夏耜以蒹茶蓼之茶萎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茶也鸛鳴予所持茶傳云荏苒云蒹之秀穗亦英茶之類

亦英茶之類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

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

伐太原而戎至於俞泉案夷王穆王之孫穆王征犬戎在宣王三十五年夷王伐太原戎有三年

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

原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竟而已其後料

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既已兆於此其端自

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原注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

○籍談語見昭公十五年左傳書此以補詩說之遺元圻案史記匈奴傳匈奴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集解晉灼曰

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後漢西羌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

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

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厲王無道戎狄寇掠

乃入犬邱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

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

兵伐太原戎不克史記匈奴傳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

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料民太原注詳後考之周語

條西晉之亡由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將兵在鄴始

江統徙戎論可謂先見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

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

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

表懿王時詩作

國本校云元板作懿王堅詩作

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

始作然則采薇爲懿王之詩矣

原注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

詩譜序

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邾不尊賢

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

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

若變風則始於懿王

元圻案詩序采薇造戎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

率造戎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遺之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二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尙書

傳四年伐昆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周禮正義引伏生書大傳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宋微為伐昆夷而作朱子集傳此遣戍役之詩蓋無由證其為文王也逸齋詩補傳曰莊氏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士卒耳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譜之周周意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詩譜序正義曰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立乎周紀侯譜之徐廣以為周夷王意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意哀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諸意人是哀間之主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諸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鷄鳴之詩作乎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抑不尊賢也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

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

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魯頌薄伐獫狁至於

太原六出車今本史記作輿彭彭城彼朔方出漢匈奴

傳則曰宣王與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爲襄王詩以

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元圻案史記何奴傳初周襄王

欲伐鄭欲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出狄后怨而襄王復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云云詩序出車勞還卒也不言爲何王之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故是篇詩序正義謂文王所遣伐獫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朱子止從序說六月詩序宣王北伐也朱傳同魯頌閟宮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也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

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

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

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



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

得不替乎

元圻案後漢書左雄傳袁盤用權七子黨進注七子皆袁奴之黨謂皇父爲卿士仲允爲膳夫家伯爲宰番爲司徒厥爲

起馬聚爲內史稱爲師氏也

項氏安世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放家

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蹇父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父之皇父尹氏也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寺

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爲

家父孟子難

元圻案節南山正義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魏了翁跋黃尚書子由與任

千載逢詩曰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

誦言之而其亂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卷伯之詩彼謔人者方輒輒其詞好

好其容寺人既深詆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詩中譏刺之詩率多

微婉辭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

小雅十月之交毛傳曰皇父自謂甚聖

具曰予聖

小雅正君

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

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元圻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宋崔氏鵬唐明皇論曰開元天寶之間羣臣至六上尊號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爲聖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聖矣夫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尙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安石與子雱皆以經術進當時頌美者多以爲周孔或曰孔孟范鎰爲大學正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安石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雱死安石題其祠堂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是眞以孔聖比其子矣安石在相位行新法舉朝交爭安石有詩云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宣賢四國流言且猶聖是亦以聖自許也小雅之詩曰皇父孔聖又曰具曰予聖古來迷國罔上之臣先後一轍云云王氏此條或亦有感於安石之事歟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

克羣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

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

不云人勝天

全云厚齊惓惓包胥其即鄭所南盼望陳丞相自占城至之意耳○元圻案小雅正月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朱子傳曰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大雅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諱朱子傳曰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振楚平王之墓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蘇子由詩傳曰方其未定也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耳逸齋詩補傳曰視天夢夢若無所見非無所見特以天未定故未勝人耳定則能勝之矣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

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

天故也

案荆公之說呂成公讀詩記取之

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

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

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

以俟命而已

問按王氏二十年杜門不出概見於此全云三不足畏之說何以與斯言相反○元圻案書錄解題二新經

詩義三十卷王安石撰亦三經義之一也皆旁訓其辭而安石釋其義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問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羸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羅修陳業縶昭圖嬰既唐鼎移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何云章華見南史傳緯傳後○元圻案僖公七年左傳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頁爲政未可問也又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邴邴史狗史鰌公

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桓公六年楚武王使隨國伯  
比曰少師修請肅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良在何益漢書賈捐之傳置  
之爭臣則汲直注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汲黯傳黯字長孺潁陽人也淮  
南王謀反憚黯口默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冢耳又京房傳  
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起之  
注正先秦博士後漢書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桓帝延熹二年誅梁  
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封列侯雲露布上書曰梁冀雖持權  
專擅虐流天下今臣罪行誅猶召家奴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  
祖間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震怒逮雲死獄中南史傳緯傳  
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後主時除大市令被明初上書極諫其略曰陛下溺  
於嬖寵惑於酒色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詒佞譏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  
軍壁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唐書僖宗紀中和元年七月田令孜殺左拾遺孟昭圖又宦者田令孜傳  
孟昭圖上疏曰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  
不謀羣臣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  
北司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勅使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  
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藝圃津錢易南部新書已集孟昭圖為  
田令孜矯詔沈蜀江裴相微有詩弔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惟君與屈  
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

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

則是傲

元圻案後漢書陳寔傳論曰漢日中世以下閭閻擅恣故士遂以適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笑夫牧豎已叫呼之

矣故時政彌憚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所以聲教廣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世說新語一注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鯨胡毋輔之徒皆祖述於籍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態同禽獸其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

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按

高忠憲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耻心至馮道滅盡○元圻案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左都御史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嘗遺疏自沈止水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五代史馮道傳道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蕞也止

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

于鄭在畿內咸林

原注今華州鄭縣

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

原注在今開封之中牟

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

釋地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

開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

東都畿內故往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筦叔邑筦叔為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數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國田為筦叔之封非也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元圻案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箋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曰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為大故易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友始封於鄭鄭諸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傳三十三左傳鄭之有原圃杜注以為圃田澤邵氏爾雅正義曰鄭有圃田當云周有圃田今云鄭者爾雅不成於一人之手或七十子之徒擬東周疆域改周為鄭止齋陳傳良號宋史有傳替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傳良君舉撰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

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

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

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

識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

案今劉氏七經小傳無此文而王氏六經天文編上引此爲張行成之言

案劉原父救日論曰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矣安在其不爲火歟其說與此條所引正相反當從天文編作張行成之說請詩記引之亦作什方張氏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

日蝕議云虞廟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

見唐書歷志下

虞廟

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

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

全云孫莘老字安定人

解春秋用鄭說

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日分

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少南

全云陳侍郢鵬飛

皆以十月爲陽



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

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

密而已原注大衍歷議云黃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

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序意云維秦八

年歲在涒灘原注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

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

疎矣何云辰弗集于房大衍歷作仲康卽位之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

千四百八年或言古文尚書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保定

質之武進楊道昇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歷皆合錄之左方辛巳至戊辰

三百四十七年戊辰爲元上推仲康五年癸巳建戌月辰朔集房距年三

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一八九六二

七七五冬至曉酉九日六七四七九四二四五閏餘十八日七九八六

一三〇七七一乙天正十一月朔晦寅五十〇日八七六一八二一六七

八九交三日二八七〇六六五九七八九九月朔曉戌四十六日一八

二乙〇一八五五九入蝕根交泛二十六日四七〇七七六七八二五

九 在陰歷交  
前九度半強

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

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闕按魯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  
非推虞廟卽唐道士傳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  
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歷抑義經解有不可發拘以理者此類是  
也孔穎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不知康成考之方作箋  
云東州名儒豈其我哉 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  
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交合則歲在涖灘當作歲在淹茂爲是不  
然必以涖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王氏似未諳歷法○元圻案十月  
之交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  
又以卯侵辛故其惡之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此知周十月夏八月  
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  
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又曰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  
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是亦分月而云孔醜者曰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  
有所侵侵之則爲災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  
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  
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難行度有  
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難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類交而食者唯正陽之  
月君子忌之又曰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  
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

獨云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  
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無術 朱子集傳引蘇氏曰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占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  
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  
甚也 唐書歷志下夏后氏四百二十二年日御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  
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  
也集會也會舍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  
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  
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 沈存中夢溪筆談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  
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日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  
霜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先王之所惡也 漢書藝  
文志歷譜黃帝五家三十三卷顧頤歷二十一卷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唐  
書藝文志歷算類虞夏劇大同歷一卷 宋孫覺字孝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  
至御史中丞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  
社要義六卷今惟春秋經解十二卷列入通志堂經解 書錄解題二詩解  
集傳二十卷門下侍郎眉山蘇轍子由撰於序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又  
詩解二十卷陳鵬飛撰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葉水  
心曰少南諱鵬飛温州永嘉人其於經不爲章句之學晚而始得仕用之未  
及而斥逐以死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  
士龍圖閣待制事蹟附載宋史沈邁傳中著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夢溪存中  
居潤州之別業也

元城

語錄

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

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

集傳

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

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

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

於好事者之傳會

元圻案范處義解頤新語已佚此一語見逸齋詩補傳十八其言曰說者多取韓詩為證謂名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篇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為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為政之語相應不必立異也通志堂刊本謂名雨無極句脫去極字當補

鹽鐵論

卷之

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

周師若茶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閻按今本作商茶周烏全云亦屬附會

元圻案鹽鐵論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後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而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茶

周師若鳥注云茶苦菜也鳥燕鳥也白項而羣飛者也愚案若鳥若茶蓋以物色之黑白喻人髮也此注以白項鳥比周師之老似矣然鳥之白在項而不在首故稱人之髮黑者曰烏鬚曰烏雲若以苦菜比周師之少更非其類鄭風有女如荼箋茶才秀也正義曰毛之秀者其穗白色則以茶喻老以鳥喻少皆合王氏此條可止今本鹽鐵論之誤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鹽鐵論十二卷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為書凡六十篇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僅以鹽鐵為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明華亭張之象為之注

小弁趙岐

注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

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

全云此乃韓詩

與黍離之說合

又謂鴟鴞之篇刺邠君

全云邠君即指成王以爲刺耳

蓋漢儒言

詩多異說論衡

卷之八

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

惟憂用老

元圻案孟子仁則榮章趙岐注云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獨戶刺邠君不如此鳥

逸齋詩補傳論篇目曰小弁之序曰太子之傳作是時太子宜曰見棄故有是詩而趙岐釋孟子乃以爲伯奇之詩中山王劉勝亦以爲伯奇蓋皆指吉甫

之子伯奇也案詩曰敗敗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愁焉如擗蓋憂周室之將亡貞太子體困之言若吉甫之子安得被棄而憂周室則趙岐劉勝之說非矣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好論說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韓詩蒟彼甫田蒟卓也爾雅釋詁蒟大也郭璞注云

蒟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耶

原注疏引韓詩○元圻案釋文甫田傳彼陟角反明貌韓詩作

蒟音同云蒟卓也余友奉新周邵蓮曰說文有蒟字無蒟字玉篇蒟蒟兩收到字注云都角反韓詩蒟彼甫田毛作倬蒟字注云豬豕反捕魚具也與葇同是葇當从艸从竹者誤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爲南斗或以爲北斗朱子集傳

兼取二說

元圻案小雅大東正義曰言南箕北斗者按二十八宿連四

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董氏廣川詩故曰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朱子集傳曰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南斗柄固在西者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呂氏春秋

孝行覽  
慎人篇

謂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

於舜

元圻案呂質慎人篇曰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取水利編蒲葦結罽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

陳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

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復讒  
篇文

此小雅也謂之魏

詩可乎

元圻案逸詩補傳論篇曰曰袁孝政釋劉子云云今據魏自

袁氏亦豈惑於齊魯韓三家之說乎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晁公武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勰撰陳氏載其序曰書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勰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据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書爲何代人惟北齊劉勰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

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

晉語次公在召篇

注采菽王

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

也韋昭已有是說

元所案詩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復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

微而思古焉黍苗刺幽王也不能錫命以禮數復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語文公在翟篇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陰雨也若君責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韋昭注采菽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芄黍苗陰雨音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註二禮與箋詩異

周禮禮記

如先

君之思以勗寡人爲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爲仲山

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陂之上天之載匪革其



猶汭隗之卽至於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

東隣西隣是也

問按康成註易東隣爲日出東方象西隣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元圻案後漢書康成傳云

先從張泰祖受韓詩

禮記坊記注先君之思以屬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

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宿是爲獻公獻公無子於定姜定姜言獻公當思先

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云此是魯詩正義曰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

妾之詩鄭又以爲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按鄭志答吳模云註記時執就盧

君後得毛詩乃改之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孔子閒居鄭注見後第七條

正文正義曰按詩篇高之篇甫侯及中伯甫侯謂呂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賦

刑謂呂侯與中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岳之事又詩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

生甫及中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按鄭志註禮在先未得毛詩俾然則此註在

前故以前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中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

禮別也表記註鸛鳴胡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

爲才正義曰言凡鳥居水中必濡澤其翼今鸛胡獨能不濡故爲才按詩註

云鸛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手言必濡其翼也與此兼者註禮在前註詩在

後故不同也周禮地官稍人註云句讀與維禹隄之隄同正義曰毛詩

云維禹甸之不爲隄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禮記中庸註上天之

載載讀曰哉謂生物也大雅文王篇毛傳載事也禮器註羊急也猶適也

正義曰文王有聲之詩華作棘猶作欲字異義同周禮夏官職方氏註內

在圃地詩大雅公劉曰汭沔之卽正義曰按彼毛傳云商水厓也箋云芮之

言內也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鞠就潤水之內外面居與此義違者按詩上

云夾其皇淵通其過淵故以萬物為外內今為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  
泗為水名內即皇淵名曰泗耳猶禹貢太嶽至周為霍山也 孔子閒居註  
詩讀湯齊為湯齊齊升也正義曰詩長發本註言天命帝此殷家世世不違  
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此記註意與詩註稍殊商頌長發至於湯齊傳云湯  
與天心齊箋云至于湯而當天心經又曰聖敬日躋傳云躋升也箋云聖敬  
之德日新釋文曰鄭注禮讀上為湯躋讀此為湯齊齊莊也 坊記註東隣  
謂紂國中也西隣謂文王國中此註在既濟正義曰鄭註既濟九五曰互  
體為坎也又互體為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東隣象也月出西方西隣  
象也與此文異 錢氏大昕曰惠定宇云鄭箋宗毛然亦有从韓魯說者如  
唐風素衣朱襪以纁黼為綌黼十月之交為厲王詩皇矣侵阮徂共為三國  
名皆从魯詩衛門可以樂飢以樂為癡十月之交抑此皇矣抑諷為意思齊  
古之人無教數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揚皆薛詩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四月爰當作夷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

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出矣噫宣靖

之際宣和徽宗年號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

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全三王刑公用意氣則有之言行心跡不至歧而為二也章蔡之致亂不

可竟以罪荆公○元圻案朱子楚辭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洩毒四海而其  
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子政是之歟 王安石初封

舒國公元豐三年改封荆崇寧中追封舒王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楮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

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

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周語誦險哀二字此文中

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况

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閑賢人隱况草木而得

遂其性乎元圻案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楮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毛傳于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于祿樂易正義曰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楮殖云云毛依此文為義中說立命篇遠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名粹中按漢地理志漢中

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關按沱本作池即沱字東北入澨旱山

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元圻案王氏詩地理攷曰九域

志興元府有旱山寰宇記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  
雨嚴氏繫詩緝曰毛氏以旱為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  
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  
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王氏以嚴說為不然故曰與漢廣相近以正之

鼙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集證陸佃埤雅釋魚詩曰

鼙鼓達達先儒以為鼙皮堅厚取以冒鼓蓋鼙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  
達達然象鼙之鳴故謂之鼙鼓也臨安海物記鼙青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  
謂鼙鳴為鼙鼓個安石之客也故訓鼙鼓從壬氏說○元圻案大雅靈鼙篇  
毛傳鼙魚屬正義曰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註亦云鼙皮可以冒鼓也  
遼詩補傳二十三鼙水青也樂作於辟塵鼙聞之而亦樂達達然和鳴以應  
之又是一義

賈誼書容經篇諺云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

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芃

械樸薪之槩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

以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

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

元圻案新書保傅篇太子之善在於孟喻

教與選左右大裁禮保傅篇文同惟太子作天子 後漢書爰延傳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徵拜大鴻臚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容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善人同處云云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

卽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

呂

見鄭語

成公七年

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

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爲周室之屏翰歟漢

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

國所在史記

齊世家

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

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

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

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

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

原注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

請爲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 閻按括地志故中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城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中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詩集傳以中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元圻案尚書呂討孔傳殺爲甫侯故稱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故傳解之唐宰相世系表呂氏出自姜姓至周穆王呂侯入爲司寇宣王世改呂爲甫水經清水注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尚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爲呂尚也 漢書高帝紀秦三年六月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僂旗鼓遲明圍宛城三匝 後漢書光武紀莽地皇三年光武與李通從弟歙起於宛更始元年正月伯升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光秩宗將軍陳茂於清陽進圍宛城 王氏詩地理考引林氏曰漢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卽宛也 李忠定名綱字伯紀鄧武人祖徒無錫登政和進士事跡具宋史本傳高宗卽位拜尙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如姚崇疏上十事王氏所引其巡幸事中語也又言臣嘗議巡幸今縱未能行上策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夫南陽光武所興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東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

困學紀聞注 卷三

三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

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

爲周之幹臣

原注正義云按鄭志注證在宋未得毛傳

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

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

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

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

過也

原注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開按漢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於齊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

元圻案詩蒸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毛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六月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傳吉甫尹吉甫也韓奕蹶父之子傳蹶父卿士也常武南仲太祖太師皇父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命大將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按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崧高箋申中伯也甫甫侯也正義曰孔子閒居註以甫爲仲山甫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丘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

耳序云崧高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焉故詩之稱申伯者十四申甫並稱者惟首章耳朱新仲猗覺寮雜記謂甫侯乃穆王時人去宣王時甚遠觀燕民一篇專美山甫則崧高所美為山甫不疑東萊呂氏實夫黃氏皆以康成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為非而黃氏謂申甫皆宣王時賢諸侯甫雖不見於經以文考之蓋當如此朱子集傳謂甫是宣王時人作呂刑者之子孫皆不從鄭箋之說李迂仲掇史記言太公望其先祖掌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呂或封之申周語曰齊許申呂皆姜姓也至於甫侯即穆王時訓夏贖刑者是也蓋皆出於四岳之後故連言之言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時則生甫侯在宣王時則生申伯此說是也詩人之美其人者多推本其先祖之德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是也甫申皆四岳之後詩言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先以及其後言能世濟其美也又言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由後以及其先言能繼其祖武也若申甫為同時之人何以下獨美申伯而不復更及甫之一語乎

左氏傳

昭公二十六年

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

效官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

中興之功

何云宋之孝宗登伊無志哉惑於羣小偷情之言志不定故也○元圻案大雅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

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權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後唐之莊宗能翼燕父子以組繭梁君臣之首入太廟而告成功亦以能立志故也及志得意滿而



漸不克終矣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

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汚水之規讒言其興可

見矣

元圻案後漢書皇后紀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王晏起姜氏請愆註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齊后之女也宣王常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

房姜后既出庭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溺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焉小雅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逸齋補傳十七庭燎首章以夜未央而問次章以夜未艾而問卒章以夜之遙而問則宣王怠意已見視朝漸晚矣至頌賢妃脫簪待罪詩人之規信於著龜也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韋昭註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二年宣王田於圃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說苑立節篇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而王弗許墨子明鬼篇載杜伯事與韋註所引周春秋其辭略同疑皆非其實也唯說苑為近正小雅汚水序規宣王也逸齋補傳十七卒章有說言其興之戒必宣王頗惑說言不親諸侯故近臣規之也

祁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

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

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于于邱

蓋謂此四役也

全云此二條乃亭林顧氏日知錄中論宣王所本○元圻案祈父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

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故言姜戎為敗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為之其人不賢故職廢也

後漢書西羌傳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澮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

破之年分與外紀不符

尹氏不平

節南山詩赫尹氏不平謂何

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

末書尹氏卒

昭公三年

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

尹氏立王子朝

昭公二十三年

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

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

之禍

元圻案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貶焉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漢書元后傳成帝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南成都

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司徒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喪國六十餘載聖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之志聞有狼顧相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

厥服矣好譏愚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拂其者

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元圻案小雅正月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

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周語史伯曰今王褒高明昭顯而好譏愚暗昧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吳語吳王還自伐齊中胥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寢微之象

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

形矣匪降自天職競出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爲

哉

元圻案有兔舞于筓京見竹書紀年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又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史記作幽王二年小

雅十月之交下民之虐匪降自天嚳咨背憎職競出人朱子集傳曰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壘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

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

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

何云正義謂詩家父仍叔則見春秋桓公年者年月

別入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興封建之法相維

持彼漢之或羣魏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

柳豈世臣之謂乎

閻按孔穎達辨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問者年月長遠並應別人然王氏亦指其後人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譏諂重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桓七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無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大雅韓奕韓侯娶妻汾王之甥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卒於彘魚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隱公六年左傳潁九宗五正註潁晉舊都也唐叔受封受懷妊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九宗一姓爲九族也莊公十七年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註四族遂之彘宗荀彘陳羣注見後召公是似條晉書荀顗傳顗字景倩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魏時累遷侍中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立顯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武帝踐阼進爵爲公何曾字穎考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南齊書褚淵傳淵字彥回父湛之尙宋武帝女淵復尙文帝女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太祖謙讓不許又王儉傳儉字仲寶祖曇首宋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太祖爲太尉引爲長史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唐書姦臣傳崔允字垂休字相慎由子也允素善宋全忠委心結之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偏同華中尉齊全誨以允與全忠善恐導之禍除君側乃由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素厚齊允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允出居華州全忠引兵進河中允迎謁謂橋奉躬爲全忠壽自欲以醢酒全忠雖據河南顧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允間內隙與相結得爲其謀取廟權以成強大終亡天下

又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討篡弑宿衛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爲冊禮使即日進道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怒真

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

微也

元圻案小雅正月傳曰仇仇猶警警也箋云王既得我執雷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爾雅釋訓仇仇敖傲也註皆傲慢賢者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驥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怒真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羴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乃有乾谿之亂漢書楚元王傳成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遂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擇三有事直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蠹賊小東大東杼

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

於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

爲羣邪之宗

何云此皆感歎公田之事全云宋之弊政始於趙興

爲實似道之公田深寧所以浩歎也何說未備○元圻案小雅十月之交傳曰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箋云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歛之人言不知厭也小雅大東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極矢之道也史記周本紀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十月之交經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厥維趣馬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箋云皇父冢伯仲允皆字番聚厥構皆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衆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小雅

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

案程子曰鳥鳴

嬰嬰以物情與朋友之好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小雅小明上句云靖其爾位正直是與

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梁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

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儒家

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晉徵士楊泉撰物理論今佚此文見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七

詩

大小雅

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鑒之周公內之疏云

未知此傳在何書

全云漢儒引緯書有易傳書傳之稱則此亦其類非三家詩傳也○元圻案正義曰此傳以作

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鑒其棟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大雅十八篇小雅十二篇為正經凡皆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讀詩記十七按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辨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北史魏李彪求復舊職表曰記曰善述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

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

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元圻案大雅公

劉傳曰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朱子集傳曰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李氏榜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嗣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 箋云太廟之制三軍以



其餘卒爲羨軍者無羨卒也正義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漢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軍而無副故稱單也又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正義曰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逸齋詩補傳正君臣之位以統率於上立大宗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建國必立宗疑始於此立大軍之制以治兵爲徹田十一之法以儲糧凡周家軍制徹法皆始於此也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爲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

殷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

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元圻案逸齋詩補傳蕩蕩上帝自二章以下皆設言商之過猶後世借秦爲諭

也漢書賈山傳山穎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戴尸裴度之晚節

也

元圻案大雅抑傳國無道則愚箋云王政暴虐賢者皆洋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大雅板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

言語唐書卓行傳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作亭名休

休作文以見志自號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又裴度傳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文宗時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時  
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指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  
橋作別墅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  
事 王安石曰善人載尸畏禍故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  
菁者莪屑屑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

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何云若庸人不得不申重反覆非少作故  
全云既庸人矣何必與申重反覆以求一遇

○元圜案昌黎集上宰相書曰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  
者曰菁菁者盛也我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  
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  
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  
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  
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  
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

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賚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案年譜公時年二十八又論孔毅致仕狀曰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尙強則君優而罔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罔之也公時年五十六邵氏博聞見後錄曰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公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資命其史臣克作駟駟泮闕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上宰相書解釋詩者我二百餘字蓋少作也讀詩記一引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洛矣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兩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足以推廣王氏之說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號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嘆

元圻案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墮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又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

帝民惡事無以賦令丁卒料之又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民之大  
事在農膳夫農正陳精鹽太史贊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民用  
莫不震動俗恭于農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冀其大功既神乏祀而困  
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大雅烝民愛莫助之箋云愛惜也仲山  
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爲燕安王肅云今涿

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原注見水經注

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

受北國肅說爲長

開按韓侯入覲入字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爲隣肅說果長○元圻案大雅韓奕箋云

溥大也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水經注十

二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篇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元曰周封韓侯

居韓城爲侯伯爲後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鄭康成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則去北燕二千餘里必無遠役燕民往城

之理故以燕爲燕安不以燕爲燕國惟王子雍以韓城在涿郡方城縣則與

燕爲近則燕卽北燕也不必冠其說爲燕安矣李廷仲黃實夫從鄭氏曹氏

詩說逸齋補傳朱子集傳從王氏釋文燕王肅孫鉞並烏賢反云北燕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涿水

李氏以爲同州郿谷今按說文郿邑有左馮翊郿陽

亭原注同都切馮翊卽同州也潯水之言信矣元圻案朱子集傳居地名或曰

卽杜也金壇段玉裁曰居郿古今字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作茶谷潯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郿陽縣東河西故城南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

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

既猶可以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

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

亡於馮玉何云庾亮有賢名然終致蘇峻之亂全云曹操篡漢而伏

楊堅以外戚篡周而尉遲迥亦以外戚死難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之呂霍

上官不可用矣而寶嬰則名臣王商馮野王傳喜三人元成哀若能用之

可無王氏之禍要之在知人耳然深寧則有感於賈妃而言○元圻案漢書

恩澤侯表注應劭曰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爲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

申伯之恩援此以爲論也後漢書何進傳進異母女弟道入掖庭靈帝立

爲皇后皇子辯卽位何太后臨朝進輔政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

已陰規誅之遂召前將軍蕭卓屯關中上林苑晉書賈充傳充無嗣詔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驎壽諡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繼佐命之後賈后賈充專恣諡權過人主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案晉亡於賈諡謂西晉也當有兩字唐書外戚傳楊國忠太真妃之從兄拜右相安祿山方有寵總重兵于邊僞塞不奉法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恃內援獨暴發反狀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五代史雜傳馮玉定州人晉出帝納玉姊為后玉以后戚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荒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事一決於玉四方賄賂積貲鉅萬晉書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關之內矣受遺詔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亮多納亡命亮知陵必為禍亂後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陵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

案大雅蕩箋云寇盜攘竊為害究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

皆孟子所

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傅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

盜

元圻案後漢書傳變傳變字南容北地靈川人也為護軍司馬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云 資治通鑑唐紀穆宗

長慶元年裴度討王庭葵元稹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盡軍事多與魏宏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以為逆豎搆亂發驚山東姦臣作朋搆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 鹽鐵論文學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都大夫鄰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衆朱子集

傳從王說

元圻案大雅板之七章大師維垣箋云大師三公也朱子集傳曰師衆居成公讀詩記引王氏曰大師大衆也 鄭以大

師為三公故讀大為泰呂從介甫為大衆則大當依本音而亦音泰似誤集傳無音蓋讀如字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

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

穆不似

原注仲子子思之弟子

閼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序

錄云子夏傳曾申中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

子

原注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全云孟子事子思已云時世調絕况孟仲子乎○元圻案周頌維天之命

正義曰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語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又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其讀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

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

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

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案李黃集解引筆談而未正其誤亦

無岨字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四謂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

岐云云後漢書作都夷傳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

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注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

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

道險阻而人不難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毛詩作徂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

邪之君有侵易之道故也以矣字絕句集傳徂作岨朱子曰沈括云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徂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書錄解題小說



類纂卷二十六卷沈括在中興序云退居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

歐陽公

詩本義

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

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  
康王以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  
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日噫嘻成王者  
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  
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爲也此揚雄  
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

兩都賦序文

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  
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元圻案周頌昊天有成命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

生而已有天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執  
競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喧喧傳成王成是王事也 欽定詩經傳  
說彙纂案昊天有成命詩自古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爲郊祀天地之樂歌  
文武受天命成其爲王業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宋諸儒亦遵其說惟歐  
陽修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誦康王剏也  
朱子初亦從毛鄭之詁後定集傳援國語從歐說以爲祭成王之詩蓋依經  
爲解辭無紆曲後儒遵之者固衆而陸氏以申序說者亦不少其意謂周公  
制禮作樂頌之用於郊廟爲大孔子刪詩雅頌得所既以頌爲周公所作不  
應有康昭以後之詩若康昭之詩次於我將時適及思文大武之前似非得  
所且禮記大典文王何得無詩一疑也國語叔向引詩朱子作成王誦解亦  
可參國語叔穆叔聘晉樂及鹿鳴而後拜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  
夏聲還渠太子所以賓元侯也故不敢拜呂叔玉云繁邇執競也朱子取呂  
說其於集傳若從國語叔向之告以昊天章爲康王之詩則國語穆叔之對  
稱詩爲先王饗元侯所用又不可爲昭王以後詩矣二疑也然要皆未識  
朱子虛公之心爾頌首集傳云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則即鄭箋據周  
禮以證詩之說也又云亦或有成王以後之詩夫據經文以解詩而猶曰或  
曰疑者朱子何嘗褻視古昔哉宋黃震曰古注晦菴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是  
矣又案朱子初注執競詩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  
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呂祖謙讀詩記中後從歐陽修之  
說而定集傳始闢毛鄭

昊天有成命二侯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

集傳

引國語

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

元坊案讀詩記昊天有成命引朱氏曰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服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朱子初亦從舊說又引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也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爲麥始出於毛鄭而

二家所據乃臆度偽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

封事引飭我釐楚釐楚麥也始自天降見漢書本傳文選

班孟堅注引韓詩貽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毛鄭

之說未可以為非原注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鳥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攷當從

古注何云來字自麥字之半歐陽公不識字耶又云說文云周所受瑞

麥來楚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楚與

毛鄭合○元圻案周頌思文傳牟麥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

以燎後五日火流為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正義曰武王渡孟津

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惠氏九經古義案鄭思卿疏孫中字指釐字从塵

徐仙民讀與來同歐陽公詩本義十二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

於皇來牟毛以牟為麥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

言楚麥然言楚又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云云

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甚多而獨無來謂之來牟是毛公

之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為麥可知矣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全云不取魯頌

亦非無義○元圻案晁氏讀書志一陳氏詩解二十卷皇朝陳鵬飛少南撰

書錄解題謂少南不解商魯三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陳氏詩

月書錄解題謂少南不解商魯三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陳氏詩

月書錄解題謂少南不解商魯三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陳氏詩

月書錄解題謂少南不解商魯三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陳氏詩

解今 四庫書不著於錄經義考云未見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

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集証宣和博古圖保其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

作朋同意蓋晉姜觀其始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元圻案閭宮傳壽考也箋云三壽三卿也正義曰老者尊稱天下謂父事之者為三

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張平子東京賦味至傳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逸齋詩補傳二十七三壽謂大國三卿或曰三壽謂上中下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為朋也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朱子集傳曰三壽未詳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

史記

曰成王作頌推已

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

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詖又

下矣

元圻案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毛詩李黃集解四十一李廷仲曰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

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爲誇德不足故也此說盡之矣自古人  
君常患德之不足不患名之不揚使無其德而求其名則雖爲美辭以誇示  
天下天下後世其誰信之乎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

學行篇

曰正考甫常睠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睠正

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

閼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

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

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全云襄公最不道何足頌乎

注云韓詩章

句美襄公

裴駰集解今本史記作修行仁義欲爲盟主

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

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

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

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

頌於襄公之時乎

案宋穆公七年始入春秋穆公宣公之弟歷殤莊桓始及襄公孔父嘉見殺在魯桓公二年是

年殤公被弑莊公立襄公即位在魯僖公十年

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

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

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

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

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

詩未行也

原注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何云魏文帝呼薛夏為薛君然魏略不

言其傳詩定指薛漢也

閻按此止辨商頌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益見非考甫作○元圻案鄭

康成魯頌譜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駟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明篇則四篇

皆史克所作陽邑云新廟奕奕斯所作自言矣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  
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矣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  
孫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商頌諸曰湯中宗高宗有受命與  
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伐紂封微子啟為宋公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  
大夫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大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  
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班固兩都賦序矣斯頌魯同見矣於  
孔氏列於詩書王延壽魯靈光賦序矣斯頌魯歌其路歟漢時毛傳  
未行故多異說司馬貞史記索隱洪氏容齋續筆毛詩李黃集解皆有辨正  
其說與詩正義略同三國志魏王肅傳注魏略曰薛貞字宣聲黃初中為  
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而不名謂之薛君惠  
氏九經古義曰薛君為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氏漢撰而不知為薛夫子也薛  
夫子名方邱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後漢書儒  
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為  
長范蔚宗不著漢父名字蓋猶馬班史漢皆父子述作而成書於子也後漢  
書注文選注或引薛夫子或引薛君蓋稱薛君者皆漢說稱薛夫子者則方  
邱說耳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下學者謂閔宮伯曰奕奕新廟矣斯所作而  
無作頌之文遂疑揚子為誤以予觀之矣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  
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姬后稷下逮魯公魯侯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  
廟之功亦不為過只如察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嘗自稱  
美何獨於奕斯而疑之揚子之言必有所據

長發大禘

商頌

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太祖

周頌

箋云大祭



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祫爲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

祫無禘

元圻案長發序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爲禘也 雖序正義曰鄭志云

禘大祭天人共之禘既大祭而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台祭爲禘就廟爲禘禘尙大祭祫大可知 春秋纂例曰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康成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此四種禘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又云祖之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織緯始於哀平間僞書也 文獻通考代宗寶曆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圓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而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配享諫議大夫黎幹以爲禘者宗廟之祭非祭天而太祖非

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誥十難以排之是禘之爲祭天祭宗廟唐時猶聚訟也宋衛湜禮記集說於祭法首節列鄭注於前次及孔氏熊氏皆從鄭學者也次及王荆公十二家之說於後皆從王肅之說者也朱子注論語肅之說亦從趙伯循本朝惠氏棟著明堂大道錄說專明鄭義書錄解題三春秋集傳蔡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給事中吳郡陸質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爲統例助卒質與其子異緒錄以詣伯循請損益爲質隨而纂會之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

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

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

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

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元圻集哀公十

一年左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筮之事則當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晉書范汪傳子策字武子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爲世所重

陽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

解學記取之

元圻案玉海三十九胡銓禮記傳十八卷經義考云伏今四庫全書亦不著錄銓提集說學記大學之法節

載廬陵胡氏曰易蒙卦初六發蒙則知未發猶童蒙之初也其志不分防之宜早康衡曰謹防其端禁於未然詩傳人少而端慤長大無情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年而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皆學之時不陵節若學詩學禮之次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

原注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

爛者是也○元圻案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篇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聞門辟任車煇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注云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云云畢氏沅校本載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見桓公得之勤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願見當是碩鼠之誤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

石梁中有鯉魚長尺半殺布單衣裁至舒清早飯牛至夜牛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屬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羅布衣兮組纓時不遇兮羣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側我當與爾適建國三歌真賈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

四月秀蓼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艸部引劉向說以爲

苦蓼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元圻案爾雅釋草蓼繞蘇

楚詩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邵氏正韋蓼繞一名棘菟說文云菟棘菟繫傳謂卽遠志是也說文又云蓼艸也詩曰四月秀蓼劉向說此味苦苦蓼此說文別釋秀蓼之義或遂謂詩言秀蓼卽今遠志非也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菟一名蓼繞一名細草陶註云狀似麻黃而青國經云遠志生泰山及宛句山谷今河陝京西州郡亦有之據此則曹氏之說非

董氏全云廣川董適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

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考侯包之說見於

詩大雅正義正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

包學韓詩者也元圻案大雅抑正義曰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和在朝者

無謂我毫而捨我於是乎作謄以自徵韋昭云昭謂謄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謄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周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老始作抑詩按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其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王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乎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董道廣川詩故注與韋昭小異朱子詩集傳曰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董道廣川詩故注見前十五頁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

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

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

原注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觀之非獨

西陲也關按高臺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又案南史隱逸傳南嶽觀之非獨生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舊矣○元圻案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詩在其板屋小戍正義引之蓋從其義朱子方廣板屋詩曰秀水千章倒層甍萬瓦差悄無人似玉空詠小戎詩亦取山多林木之意又有自方廣過高臺次敬夫韻至上封用擇之韻贈上封請老詩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  
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𦵏音敷蓋古車本音  
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  
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  
聲愚按何彼禮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爲  
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爲先

集證引顧氏唐韻正曰華古音敷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睽孤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爾雅華芩也注今江東呼華爲芩  
𦵏音敷陸德明曰古讀華如敷不獨江東也今十虞部有芩字西漢時司馬  
相如上林賦華與沙叶音從東方朔諷子詩華與和多叶始入歌韻至說文  
又有尺遮之音陸氏釋文引韋昭云古皆尺遮反至後漢始有居音非也○  
元圻案朱子詩傳遺說曰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  
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珣然後與下文珣玉環珣洵  
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  
姬之車卻當作尺者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  
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綴秋蘭以爲

佩叶若能字只從木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矣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釋

漙本亦作團徒端反集傳叶上亮反顏氏正俗云全云顏之推作案呂氏

全云宇林作露上亮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元圻案顏師古匡謬正俗

一鄭詩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為之漙字讀為團圓之漙按呂氏字林兩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亮反此字本作露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亮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木作團義矣下云零露漙漙豈復亦論其從橫之貌乎顏書本名匡謬正俗王氏單舉正俗避宋諱也謝山先生云顏之推作蓋因顏氏家訓有音辭篇多辨音韻遂誤以顏古為之推耳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字林七卷音檢令呂忱撰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世衡縫衡即橫

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元圻案此亦匡謬正俗之說見卷一齊風南山篇釋文

衡音橫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即訓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正義曰衡古橫字也檀弓鄭注衡讀為橫徐邈字仙民東莞人東晉中書侍郎太

予前衛寧老毛詩音晉書有傳鄭漁仲曰徐音雖亡然陸音多本於此

干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爲也權輿四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

于其心不干其禮

何云五之六之鄭箋皆以爲見之數○元圻案程子詩說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

之益加也朱子秦風權輿集傳引漢書楚元王傳曰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韓氏廣曰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請歡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營謝成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

親平王忘讎也

全云營謝本不足美美宣王之詩蓋多溢詞故此等城作皆歸揚挖之中○元圻案朱子王風揚之水集

傳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所必誅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



其弑父爲可恕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毛詩李黃集解八李迥仲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詩人美之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刺之其造成則同而其美刺則不同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前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齋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元圻案毛詩李黃集解二

十九李迥仲曰古之士有美行其所衣之服則狐裘也而狐裘之色黃黃然論其容貌則足以稱其裘之黃也其容貌則不改出言語則有文章所行之行則有忠信此下民所望而爲則倣也夫狐裘黃黃則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出言有章則是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行歸于周則是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其如此此民之所以取法也又曰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非則是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爲甚耻蓋所以壞其德者不在大也席不正不坐則以

席之不正而坐者必其心之不正也割不正不食則以其割之不正而食者亦以其心之不正也今衣服之無常者亦以德行之無常也

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達有充超叛鑒蘇

文忠慨焉

閩按鑒似宜作憤尤切東坡以情下聲字遂不用耳

或附曹羣忘漢朱文公

悌焉

元圻案三國志魏賈逵傳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拜諫議大夫太

祖崩鄢陵侯彰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晉書賈充傳充字公問父達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眾拒戰軍將敗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於是抽戈犯澤又布縵傳鑒字道徽商平金鄉人嘗謂王敦曰丈夫既整身北而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觀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及蘇峻初約反進鑒為司空奉詔流涕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子愔字方回性至孝徵拜司空固辭不起子超桓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超雖實黨桓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三國志魏荀彧傳彧字文若穎川潁陰人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桓順之間知名當世父縱濟南相叔父爽司空或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又陳羣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謀皆有盛名羣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遣為御史中丞文帝踐阼徙尚書令東坡戲作賈梁道詩曰稽紹似康為有子郊超叛鑒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問殺子元朱子聚星堂畫贊曰或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

周頌敬之小序

荀子云天子卽位上卿進

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

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

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

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元圻案荀子大略篇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與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隣不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注策編竹爲之後易之以玉焉毛詩李黃集解三十九黃實夫曰書之所載皆帝王爲治之法曰奈何不敬曰其汝克敬隱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刑曰敬授人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己誠以天下治亂之基皆在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孜孜湯之所以汲汲文王之所以翼翼皆自其敬心之所發耳曲禮論安民之道而先之以毋不敬中庸之所以謂篤恭皆敬之充也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爲人君者試以是思之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

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全云毛詩蓋于是始列學

官也陳氏魏志失紀○元圻案曹風候人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

近小人焉 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四年夏五月有鶴鵲鳥集靈芝池詔曰

此詩人所謂汚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

下位乎石則斯鳥何為至其博舉天下儲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哲人之刺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懸空為之乎雖孔

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

為之者有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序

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云云石林之說朱竹垞經義考

亦引之惠定宇九經古義引之作鄭漁仲 錢氏大昕養新錄一謂紀開引

葉氏云云近儒陳啟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憂

勤而終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

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乎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

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

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棫一宇

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勢於王事而

不得養父母即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

所作殆非誣矣 董氏曰縑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章 自為人士小序文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艾軒與趙子直書謂歐

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

如此費辭

全云厚齋蓋亦不取鄭漁仲之學愚按漁仲最多武斷○元圻案書錄解題二詩序辨說一卷朱子撰以大小序自爲一

編而辯其是非又夾漈詩傳二十卷辨妄六卷鄭樵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失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全書亦不著錄通考載樵自序略曰毛詩

自鄭氏既箋之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書專行三家遂廢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

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黃氏曰抄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法序言詩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

無疑焉歐陽公本義詩譜補亡後序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謬謬得以粗簡傳於

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俱俟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

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許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特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

訾也林文軒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滌腸胃讀之三載覺有未穩處云云又一書駁本義闕雅樸木兔豈麟趾諸解辨難甚力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

原注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元所案宋郭若虛圖畫見開志一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書臣

事蹟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則毛詩圖之有古聖賢同一意也南齊謝赫古畫品錄第一品晉衛協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殆為兼善第五品晉明帝雅略於形色頗得神氣夏文彥圖繪寶鑑二唐程修已冀州入時周昉任越州長史修已師事之盡得其畫人物口授之妙杜荀鶴松窗雜記開元中有程修已者以善畫得進謁元宗修已始以孝廉籍召入故不甚以畫者流視之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

案周南關雎毛傳雎鳩王雎也

鳥擊而有別 呦呦之鹿食相呼也 小雅鹿鳴毛傳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 德如鳴鳩

言均一也 舊風鳥鳴毛傳鳥鳴之養其子 德如羔羊取純潔

也 遠詩詩補傳三豎之必用羔取羔 仁如騶虞不嗜殺也 召

騶虞序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毛傳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鴛鴦在梁得所止也

小雅鴛鴦在梁石絕水之梁鴛鴦休息 桑扈啄粟失其性也 小雅

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自若無恐懼 倉庚陽之候也鳴鵲

小宛毛傳桑扈鳥也桑扈脂肉食今無 陰之兆也 幽風七月毛傳倉庚離黃也鳴鵲陽也溫而倉庚

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陳思王惡 蕭瑟露霜變也 秦風蕭瑟毛傳

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 桃蟲拚飛化也 周頌小毖毛傳桃蟲也鳥之始小終

然後歲事成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不

於黃雀其鶴化而為鶴故俗語 可掩也 朱子集傳

朱子集傳 鷺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 義本

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

周南漢廣毛傳南方之木美喬上榮也正義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

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

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

鄭風山有扶蘇箋荷華生于隰喻忽置美德者于下位

毛詩李黃集解十黃實夫曰山有扶蘇亦有橋松隰有荷華亦有游能以見國人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在人君能辨之耳

匪鱣

匪鱣避危難也

小雅四月後并鰈鰈能高飛非鱣能處淵皆驚駭辟害耳

匪兕匪虎慨

勞役也

小雅何草不黃箋兕虎比戰士也正義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循彼空野之中乎

蓼莪常棣知孝友也

小雅蓼莪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蘇子由詩傳曰我輩可食而蒿不可

食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已之勢而終不得養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也箋承事者曰郭不當作拊拊郭足也 小雅常棣序燕兄弟也毛傳常棣棣也國子祭酒嘗論此詩以為常棣上承而下覆華則覆華尊則承華兄弟之

和睦當如此也 蓼莪行葦見忠信也

召南采蓼毛傳蓼離蒿也公侯夫人執蓼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

焉又采蘋毛傳蘋大萍也箋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 大雅行葦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三年左傳風有采葦采蘋雅有行葦刺酌昭忠信也

葛屨履福而羔裘怠也

魏風葛屨序刺福也魏地陝隘



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偏急而無德以將之 檢風羔裘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道遠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

蟋蟀儉而蟀蟀奢也

唐風蟋蟀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明之 曹風蟋蟀序刺奢也昭公國小

而迫好奢而任小人毛傳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

小雅鶴鳴毛傳穀惡木也正義以上檀蔣類之取其上善下惡陸璣疏云洲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

周原膺膺萑茶如飴惡可為美也

大雅絲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膺

然肥美其所生之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

王風黍離李迂仲曰說文黍稷

屬而黑者也王氏曰視稷而謂之黍者憂而惜也

逸齋補傳六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周室者黍稷不分念父母者我蒿莫辨此黍離義我所以為作

蠲以為雞心惑於聽也

齊風雞鳴正義常禮以雞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但恐傷晚

故以蠲聲為雞鳴

綠竹猗猗文章著也

衛風淇澳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皎白駒賢人隱也

小雅白駒毛傳宣王之末不能

贈以芍藥

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

鄭風溱洧毛傳芍藥香草陳風東門之楊毛傳椒芬香也 男女相會戲謔以

此為贈貽故  
日芳馨之得焉得諼草言采其蟲憂思之深也衛風伯兮王

忘憂嚴氏案曰我欲植之以銷憂今我思伯至於心病恐非諼草所能療也  
鄭風載馳毛傳蟲貝母也朱子集傳曰將欲升尚望遠以抒憂想之情言

采其蟲以療  
蟄結之疾柞械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大雅縣柞械

也讀白板也卓次柞械斯拔箋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  
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朱子縣集傳拔挺拔而生不拳曲蒙密也

小雅無羊以薪以蒸箋虞曰薪謂曰蒸正月侯薪侯蒸箋侯維也林中大木  
之處而維有薪蒸兩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正義薪蒸柴樵之名

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大雅卷阿箋鳳凰往飛

所止衆鳥慕鳳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  
喻焉王風兔爰逸齋詩補傳六謂兔狡而難取以喻背叛之諸侯雉介而

易堯周之君子自喻也兔則爰爰而自得雉  
則憂網羅之多故不樂其生者自比於雉也相鼠碩鼠疾惡也衛

相鼠序刺無禮也魏風碩鼠序刺重  
飲也國人刺其君貪而畏人若大風也采葛采苓傷護也王風采

護也毛傳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護矣唐風采  
芣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說焉毛傳芣大苦也采芣細事也首陽幽辟也

幽辟喻無徵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

禮記禮器文

皆誦言而忘

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

言以為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

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

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元圻案歐陽公詩本義蘇之趾論曰孟子去詩

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朱周紫芝毛詩講義自序曰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者也子夏子貢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而明乎詩之志者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為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能知詩之志也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

考其言采采卷耳鳴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元圻案漢書楚

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注孫卿姓荀名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戴周行楊倞注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實周行之心賦之則不能滿况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求之乎勸學篇曰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王霸篇引詩曰如雪霜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天論篇引詩何恤人之言兮臣道篇引詩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解蔽篇引詩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引詩聖以爲明狐狸而蒼正名篇引詩長夜漫漫永思舊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引詩涓涓源水不離不塞擊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注云皆逸詩王霸篇如日月之光明句下有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厚齋詩考并引之以爲逸詩蓋傳刻者誤入注逸詩二字於日月句下也當從詩考

法言

卷之四

曰守儒袁固申公三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

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能無愧

乎

全云申公同門穆生其最高者也王式之徒有薛廣德廣德之徒有薛舍而齊詩有蕭望之師丹而韓詩亦有王式皆足以雪匡衡之耻者也

○元圻案三箋本誤載謝山之說於前一條之下今改正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昌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又申公魯人也事浮邱伯受詩武帝迎申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又王式傳式字思翁東平新桃人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昌行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門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聞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 匡衡傳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代韋元成為丞相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衡畏顯不敢失其意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元圻案經義考

載崇文總目云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 書錄解題云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 四庫全書總目十五案書中所引爾雅注僅及漢後為文學樊光實無一字涉郭璞不知陳氏何以云然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

原注見釋文叙錄

隋志太叔求及

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

爲太叔求而不考叙錄徐正陽疑卽徐整誤以整

爲正暢爲陽也

原注整字文操吳太常卿 闕按徐整暢太叔裴隱 謂整既暢演而裴隱括之也 集證隋志毛詩譜三

卷吳太常卿徐整撰 玉海三十八國史志云詩譜世傳太叔求注不在秘 府經典釋文叙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裴隱蓋謂整既暢演而裴隱括之求字 謬也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

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主百福之宗萬

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

以上俱 見太平

御覽六百九 朱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縣縣瓜 歷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將至著有天下也

汎歷樞曰午亥之

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

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

鴈在申金始也

以上見詩大序正義

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

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戾五際本

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三箋本附程瑤田云王氏言四始五際引據未審詩緯汎歷樞之言五際也見詩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下孔氏正義云鄭於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孔氏此釋頗能說五際之義然緯言辰在天門今日亥爲天門疑不能明及考後漢書郎顗傳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顗顗條便宜七事其第七事中引詩記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聽候言神在戌亥司候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也據此始與孔氏所釋相應今孔疏所引詩緯恐後人據轉爲譌本而改之吾疑王氏所採已是僞本故不引孔氏亥爲天門云云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而不知其辰爲神字之譌也卯爲改正亦當爲革正之譌郎顗傳所說甚明而宋均之注尤顯又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楊炯少姨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亦可與天門乾所據之說相發明且翼奉傳注

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卯酉午亥  
外加戌以定之是又與天門戌亥之說略合又五際推演據記歷摠曰凡推  
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  
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言之甚鑒然其法未經講習終難了然而  
應劭之注翼奉傳則又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際是又不承取詩  
緯之義至詩緯以卯酉午亥配天保新父采芑大明四詩終亦疑不能明也  
瑤田又按詩序之言四始指謂國風小雅大雅頌詩以爲王道興衰之所由  
而詩緯則謂亥水始寅木始巳火始申金始酉亦淺近無深義又配以大明四  
牡嘉魚鴈鴈諸篇夫固有所受之度亦不闕至要吾疑作詩時不當與十二  
子相應則毛氏之說尤矣至章懷太子注耶顓頊傳云四始謂闕離爲國風之  
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詩序爲頌之始又以四詩之首篇爲  
始義亦淺近不若詩序王道興衰所由之義爲精深也瑤田又按緯緯家言  
康成說經多引用之此亦一證其來有自故推演頗有徵驗未可盡非之然  
而儒者之道先難後獲實效望報非所敢知苟其通經致用其爲明效大驗  
可勝言哉耶顓頊所謂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歸於不求賢則逆天違人而  
災自降化不行也內案漢書李固言若還璽徵用任以時政則可垂景光而  
致休肅然則災異頗見顓頊曰天運豈非人事哉 繼序按程說甚嚴但十二  
支可云上二子亦可云十二辰祇言辰則嫌于辰巳之辰耳韓詩外傳當改  
內傳○元析案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奉上封事曰臣竊學  
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  
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後漢書耶顓頊傳顓字雅光北海安邱人也順  
帝時災異屢見顓詣闕拜章曰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爲人不用之則道



天統遠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遠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詩大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問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

始天皇之策包犧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閔康衢之

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

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

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

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旣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

於戰國之末

問案鄭平馬公驥曰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瀾煩數萬言如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

緩和羣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何云太虛寥廓以下直似東漢人語○元所案隋書樂志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通鑑外紀太昊作

荒樂歌扶疎詠罔咎以鍾天下之人命曰立基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蓬草  
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列子仲尼篇堯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三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唐王冰注漢志載黃  
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  
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於漢  
晉間矣故隋志始著錄也然隋志所載止八卷全元起所注已闕其第七冰  
爲寶應間人乃自謂得舊藏之本補足此卷朱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  
以下卷帙獨多與餘篇絕不相通疑卽張機傷寒論序所稱陰陽大論之文  
冰取以補所亡之卷理或然也

文粹

李行修

請置詩學博士書

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

尙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  
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尙書又  
取房中歌至後庭圖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  
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

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

矣朱子

雜著文中子續經說

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

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彛之訓況迅乎

元圻案唐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

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房中樂

注見本卷唐書樂志隋煬帝不解音律大製豔曲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

萬歲樂藏鈞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玉女行觴神仙客闕百草泛龍舟還舊

宮長樂花等曲陳書後主張貴妃傳史臣曰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

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採其尤麗麗者以為曲詞被以

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皆美妃嬪之容色也李太白集古樂

府有少年子一篇元蕭士贊補注云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

國初王琦補注云郭茂倩樂府詩集以少年行少年子皆入雜曲歌辭中齊

王融梁吳均皆有少年子太白樂府有折楊柳王琦注文獻通考鼓角橫吹

十五曲中有折楊柳晉書樂志漢高祖自巴漢將定三秦關中范因率賓

人以從為前鋒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曲中有渝水故名

曰巴渝舞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

絕相如乃止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以為古詞一說司馬相如云云與雜記

同唐崔令欽教坊記踏謠煩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路謠或呼為談容娘

劉迅知幾第五子唐書本傳迅字提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迅續詩書春

秋禮樂五說齊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唐李肇國  
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易說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  
其精當 中說禮樂篇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  
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蕭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  
王之說 李行修長慶中官殿中侍御史左司員外郎 朱子文集六十七  
王氏續經說曰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大畧則彼之體易  
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 執中之  
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葵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苟勉之禮樂  
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  
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序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  
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

艾軒

策問

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幽之雅

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

按

狸首逸詩果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體非風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八  
十條 何云是二者蓋亦無害乎其不知也況強以臆說求之終亦不知而  
作而已○元圻案林艾軒集策問曰九德之歌九夏之奏狸首之節與夫幽  
雅幽頌皆驥然見之於經而求之三百篇之中無有也如九德九夏則雅頌  
之流也狸首則風也幽之雅頌猶魯頌也然幽一國之事不應有所謂雅者  
周公之所載仲尼獨缺而不取者又何耶 薛士龍浪語集答何商霖第三

書曰詩家之音律猶易之象數聖人於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又未可  
以一偏取孔子則嘗結歌合樂亦不為無取于辭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鼗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

鼗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

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傳會之言宋公

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集證博古圖錄鼗鐘六器銘文略無小異皆曰宋公成之鼗鐘

考歷代之樂顯帝曰六莖鼗與莖通則鼗鐘者是為顯帝之樂宋商之系二  
王之後得用天子禮樂則歷代之樂章固當有之蓋此鐘特其一樂之名耳  
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其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  
公成則所謂宋公成者不知其為誰也惟太祖有天下實起睢陽故國號大  
宋是六鐘既出於宋地而銘文又有曰宋公成則其於受命之邦出為太平  
之符者正其時歟由是作樂之初特詔大晟府取是為式遂成有宋一代之  
樂○元折案宋陳均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七徽宗崇寧四年八月大晟樂成  
大觀初頒新樂於天下先是端州忽上銅器口曰驗欵讓乃宋成公之時物  
而端州上與王之地故詔文有曰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 史記宋世家  
襄公名茲甫 陳氏書錄解題目錄類宣和博古圖二十卷宣和殿所藏古  
器物圖其形象而記其名物錄其欵識又音樂類大晟樂書二十卷大中  
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

傳會身爲度之說州爲大司樂精爲稼飾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詠  
嘆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  
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  
不大聲以詔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  
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  
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  
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  
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卽聖人之心隨其所  
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

閻按邵文莊寶晉中庸尚絅章猶樂

安公所云六經皆我注疏之語斯之謂也魏深孝所言而後知其不足疑○  
元所案陸象山語錄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个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張子詔名九成者孝經解四卷宋史藝文志著錄書錄解題云一卷

東哲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辨云序

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

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

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

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

全云相戒以養之說精矣然何以云南戒其義難通則恐東氏

亦有所本○元圻案文選十九東廣微補亡詩六首一曰南陔李善注聲類曰陔隴也五臣注呂向云南方養萬物之方此以戒養故取以爲名據此可釋淵山南戒之疑東哲晉書有傳文選補亡詩注晉書曰東哲字廣微平陽陽平人也嘗覽古詩惜其不備故作詩以補之書錄解題經解類羣經音辨七卷丞相真定賈昌朝子明撰世說新語三夏侯湛作周詩以示潘安仁注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故云周詩也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侍朝昏宵中告返雞鳴在門羣孽恭誨夙夜是敘然則補亡不止東哲也湛與哲俱

晉武帝時人

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

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也

元所案荀子大畧篇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董子繁露精華篇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

春秋無達辭

說苑奉使篇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占春秋無通辭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

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元所案文選二十曹子建上書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速死之義形影相吊五情愧懼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勅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云卽上胡不速死之義明非別有胡顏之句也又云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蓋釋毛詩胡不速死之意非謂毛傳有此文也善注引毛詩經傳甚多引經則有詩曰有毛詩曰引傳則有毛表曰毛表詩傳曰今此獨作毛詩謂謂者釋其意也言詩人之意無禮而不速死則有觀面目耳

說文叙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



文多異得此龜鼈為蟾蜍碩大且蟾為重頤皆韓

詩之說也集證說文龜部鼈下龜鼈居諸也詩曰得此龜鼈言其行龜

蟾五感切○元折案王氏詩攷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又曰新臺得此肢施薛君曰展施條峰喻醜惡澤陂碩大且蟾薛君曰始重頤也五檢反並見太平御覽一見九百四十九卷一見三百六十八卷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

刺是以正雅為刺也金云亦是魯詩○元折案後漢書朱穆傳穆

字公叔作崇厚論云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而純篤稀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論曰朱穆志抑朋游之私達著絕交之論蔡邕目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論以廣其志注墨論略曰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邕之以伐木為刺詩實本於朱穆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畱意學校者唯魯

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

子衿城關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元圻案魯頌泮水序曰頌

傳公能修判宮也 鄭風子衿序曰刺學校廢也 其三章曰佻兮達兮在城闕矣 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曰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

原文此下有以已見三字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

慘慘為慄

原注七到反

伐鼓淵淵為淵

原注於中反

皆與釋文異

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元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曰夫書音之作

作者多矣漢魏迄今遠文可見或專出已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迷因贖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等音合為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為三十卷 叙錄曰為詩音者九人鄭康成徐應蔡氏孔氏阮氏王肅江惇干寶李軌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小學類韻補五卷朱吳核撰核字才老書錄解題詩類彙核毛詩補音十卷註曰核別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今補音已亡惟此書存 武夷徐藏為韻補序曰才老與藏同里有連其和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嘗

召試館舉不裁除太常丞忤時宰斥通判泉州書錄解題三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飴其香古所

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

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

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案隋書禮樂志一梁天監四年何佟之曰南郊

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無此條所引數語攷之殊無依據開

元開寶禮不用元圻案宋史禮志一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香凡祈告亦內出香遂為定制嘉祐中裴煜請大祀

悉降御封香中小祀供太府香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

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於是每陛各設香長編三百十七

神宗元豐四年十月詳定禮文所言宗廟之有裸鬯燭蕭則與祭天燔柴祭地盛血同意蓋先王以為通德馨於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頗為不經按韋

彤五禮精義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云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壞未有此制今請南郊明

堂

堂用沈香氣自然至天示蒸合質陽之氣北郊請用上和香地道親近雜芳可也臣等考之殊無依據今且崇祀宗廟明堂器服牲幣一因古典至於上香乃襲終之議如日上香亦祿豈燭蕭之比則今既上香而又裸端求之古義已重復况開元開寶禮亦不用乎注云從違當放據厚薄此條似議而未從也唐書藝文志禮類章形五禮精義十卷又儀注類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為開元禮命蕭嵩總之書錄解題禮注類開寶通禮二百卷開寶四年命劉沔等以開元禮重加損益以成此書梁書儒林傳何佟之字士成廬江人少好三禮時太尉王儉為儒宗頗相推重高祖踐阼以佟之為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唐書儒學傳韋彤京兆人彤名治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

謹后稷之稭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

氏春秋

士谷論在地篇

后稷曰子能餽子之野盡為冷風乎

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

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

后稷始剛田

元圻案任地篇注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又曰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剛遼

西之人謂之耨也

畢氏沉曰周禮廣尺深尺曰耨此云三尺耨東發謂於正文不合其言曰耨者今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

尺而成一畛此之謂畝而百步為畝總畝之四圍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畝者犁頭之刃逐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其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濶此之謂畝案此所云則與周禮相近唐字書無考漢書食貨志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圳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畝田呂二相為相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圳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生葉日上稍耨隆草因廣其上曰附苗根

與雨祈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水旱篇云周公太平

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集證曰西京雜記載董仲舒雨也對太平

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元圻案小雅大田傳曰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徐徐然而不暴疾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元圻案韓非子

二難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以請解炮烙之刑毛傳以阮徂共為三國又以旅為地名鄭以旅為兵眾以孟子證之則毛義為長孟子正義曰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

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

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蓬蓬

李善注

檀弓見若覆夏屋

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

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

漢之門廡

原注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元圻案秦風權輿傳曰夏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動然正義曰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案崔駰七依說

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

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繼下章始則四簋

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

之爲耕曠也後人以夏屋爲屋宇蓋本於揚子雲後漢書崔駰傳駰字

伯詵郡安平人也少游大學與班固傳殺濟名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

禮結言達旨潛贊合二十一篇文選十一王文考靈光賦賦序曰魯靈光

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闕雎雅始于大明而思

齊又闕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

原注不顯亦臨

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古在乎反身何云此說從南豐列女傳序中  
來○元所案大雅第二篇大明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又思齊序  
文王所以聖也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  
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會  
子固列女傳目錄序曰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  
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  
知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  
南之美與之相成○文中子曰子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慎擇  
也蓋雖大聖賢而配非其所生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詩稱文武之興各  
本其母而言有旨哉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詒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  
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舍柔  
而不犯韓文公爲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  
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士字販章必曰俛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  
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

衰

傳公九年左傳

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亂所以萌

莊公二十八年

左傳

全云晉雖世有赤翟白翟中山之禍然不因此而亡國深寧特有慨於宋室耳○元圻案三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

方之強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

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彊於諸侯然晉之分為

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

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

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元圻案唐風葛生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鄭氏詩譜唐者帝

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秦風駟鐵序

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國闔之樂焉小戎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

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於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詩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為風之山又曰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

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史記

晉世家襄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襄公



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  
又秦始皇本紀始皇崩於沙邱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元年七月戊卒陳勝  
等反二世齋於望夷宮趙高與其婿閻樂其弟趙成謀立公子嬰二世自殺  
賈誼曰秦爲天子二世而亡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  
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

矣夫子以爲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

晉請王章習以爲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元圻

案魯頌閟宮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后  
稷禮記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衛氏集說引蔣氏君  
寶曰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  
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川之事乎議者又從  
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  
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時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  
殆出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喪  
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魯頌譜  
曰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復魯舊制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頌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庸言作頌不指祭篇

記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註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  
子男皆三十正義曰庭燎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又曰此數出  
大戴禮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其一束也僖公二十五年左  
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肴請隊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  
父之所惡也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

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

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云今石經論孟乃宋人所補盼素

以爲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

爲政卒勞百姓是也問按此必無之事全云深寧開卷不取月

發之論亦非其所取此條必尚有辯正之說而今失之又云李淇水亦嘗有  
此說見象山集○元圻案朱子發之說本於歐陽公孔穎達曰經傳所引  
諸詩見在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朱子曰當時史官收詩時  
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

酬水心葉氏曰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爾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闢矣李洪水即清臣也其說見陸象山語錄上

止齋答黃文叔書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邶鄘曹鄘特徵

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

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原案

文此下有匪風下泉四字有如曹鄘然君子以是爲二南之可復世

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邇終岡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

之旨前輩謂之未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嘗以上二說就內翰尙書王公應麟一商畧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因識於此○元圻案詩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相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鄘風終於匪風三曰思周道也曹風終於下泉序曰思治也